

湖岸
Hu'an

冰雪纪行

Vom
Gehen
im
Eis

狂风、暴雪、闪电
雷鸣一齐袭来
我来不及找地方躲
只能紧紧倚靠一面下
风处的墙，任这些
疯狂的东西从我
头顶咆哮而去……

〔德〕沃纳·赫尔佐格
倪璞译

—— 赫尔佐格的慕尼黑
—— 巴黎日记

München-
Paris
23.11.
bis 14.12.1974

究出版社

湖岸
Hu'an

冰雪纪行

Vom
Gehen
im
Eis

—— 巴黎日记
赫尔佐格的慕尼黑

München-
Paris
23.11.
bis 14.12.1974

—— 倪璞尔
—— 德沃纳·赫尔佐格
—— 译
—— 著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雪纪行：赫尔佐格的慕尼黑——巴黎日记 / (德) 沃纳·赫尔佐格著；倪璞尔译. — 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6.7
ISBN 978-7-5135-7860-8

I. ①冰… II. ①沃… ②倪… III. ①日记体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8063号

出版人	蔡剑峰
项目策划	景雁
责任编辑	孙嘉琪
执行编辑	姜霁淞
装帧设计	尚燕平
版式设计	湖岸
出版发行	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址	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(100089)
网址	http://www.fltrp.com
印刷	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开本	787×1092 1/32
印张	6
版次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135-7860-8
定价	36.00元

购书咨询：(010) 88819926 电子邮箱：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：<https://waiyants.tmall.com>

凡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联系我社印制部

联系电话：(010) 61207896 电子邮箱：zhijian@fltrp.com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，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：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：banquan@fltrp.com

法律顾问：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

物料号：278600001

你在屋外的黑暗中洗脸
——空中，粗糙的星星在燃烧，
而星光是斧刃上晶亮的盐。
星盐溶解在水里，冻水逐渐变黑。
你探入双手，寒冷便溢出桶外；
黑夜愈加纯粹，而不幸更咸。
真理和恐惧抱在一起，
跌向大地和永恒的睡眠。
——曼德尔施塔姆

湖岸

Hu'an publication

目 录

前言 …………… 2

笔记 …………… 3

1974年11月23日—1974年11月30日 …… 5

1974年12月1日—1974年12月13日 …… 62

1974年12月14日 …… 150

附录 …………… 152

海尔默·考特纳电影文化奖颁奖典礼

赫尔佐格向得奖人洛特·艾斯纳致辞 …… 154

洛特·艾斯纳小传 …… 164

中德地名对照 …… 172

目 录

前言 …………… 2

笔记 …………… 3

1974年11月23日—1974年11月30日 …… 5

1974年12月1日—1974年12月13日 …… 62

1974年12月14日 …… 150

附录 …………… 152

海尔默·考特纳电影文化奖颁奖典礼

赫尔佐格向得奖人洛特·艾斯纳致辞 …… 154

洛特·艾斯纳小传 …… 164

中德地名对照 …… 172

前言

1974年11月底，一位巴黎友人打电话来，告诉我洛特·艾斯纳的病情很严重，可能撑不下去了。我说，不行，德国电影此刻不能没有她，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，我们不许她死。于是，我抓起一件夹克、一个指南针、一个帆布袋和一些必需品就上路了。新买的靴子很结实，给人安全感。我踏上了通往巴黎的路，我坚信如果我靠双脚走去，她就能活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也需要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。

我一路上写下了许多自言自语的文字，原本并不打算公开。然而，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，当我再次拿起这个小笔记时竟有股莫名的感动，想将这些文字公开的渴望战胜了忐忑，我不再怯于敞开门来迎接陌生的目光。本书只删除了笔记中一些私密评论。

沃纳·赫尔佐格
1978年5月24日
荷兰·代尔夫特

洛特·艾斯纳: Lotte Eisner (1896-1983), 知名影评人、电影史学家。洛特·艾斯纳于1896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, 学业出色, 精通多种语言, 不仅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等欧洲主流语言, 还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, 拥有考古学和艺术史博士学位。二战期间, 艾斯纳逃往法国, 德军占领法国后她在集中营度过了一段时光。1945年起, 她担任法国电影资料馆档案管理员, 直至1975年退休。艾斯纳自1933年逃难之后一直定居在法国, 回德国的次数不多, 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, 她的学术、档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德国电影展开。她搜集了大量的德国电影文物, 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复制了20年代的柏林。她是最早肯定并积极推介“新德国电影”的影评人, 被称为“新德国电影之母”。1983年, 艾斯纳去世。次年文德斯将《德州·巴黎》(Paris, Texas) 题献给她, 赫尔佐格亦将电影《人人为自己, 上帝反众人》(Kaspar Hauser - Jeder für sich und Gott gegen alle) 献给她。

笔记

① 赫伯特·阿赫特恩布施: Herbert Achternbusch (1938-), 德国演员、导演、作家、画家, 生于慕尼黑, 以其无政府主义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电影闻名。

1974年11月23日
星期六

开始走了大约五百米，我在帕辛格医院附近第一次休息。用指南针推断了一下巴黎的方向，打算从那里转向西行。赫伯特·阿赫特恩布施（Herbert Achternbusch）^①曾从行驶中的大众牌巴士上跳下，但毫发无伤。他随即又试了一次，终于成功将腿摔断，现在正躺在五号护理站里。

我曾和他讨论该怎么渡过莱希河。过河的桥非常少，不知村民会否划船载人渡河。赫伯特拿出像拇指指甲一般小巧的纸牌为我占卜。他摆开两排各五张，但不知如何解读，因为说明书找不到了。我看到牌里有一张魔鬼和一张吊死鬼。

和煦的阳光令人惊喜。我要怎么离开慕尼黑？现在大家心里在想些什么？房车？被大批收购来的事故报废车？洗车行？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外面的世界却一派和谐。

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念头：必须离开这里，这里的人太可怕了。我们的艾斯纳不能死，绝不允许她死，她不会死的。她还好好的，她根本不会死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谁准许她就这样死掉。我每踏出一步，大地就开始颤抖。当我行走，就是行进的野牛；当我停步，便是静止的山峦。她怎么能死！她不许死，也不会死。等我到了巴黎，她一定还活着。不会有别的可能，因为我们不允许。她不能死——也许以后可以，但要在我们做好准备以后。

被雨水浸透的田野，平坦的草地上满是泥泞，一个男人抓住一个女人。

我右边的小腿出了点状况，左脚脚背也有些疼。在我行走时，许多思绪在我脑海中奔流咆哮：前方不远处差点发生一起事故……我爱地图……足球比赛要开始了，人们在凹凸不平的土地上画中线……挂在**奥宾**（还是**盖默灵**？）火车站的巴伐利亚旗帜……火车经过，卷起干巴的废纸，废纸在半空盘桓许久，而后火车离去……我仿佛握着我小儿子那只小小的手——他的大拇指可以向内弯成一种奇特的角度……我盯着在半空盘旋的纸张，它就要撕裂我的心。时间慢慢接近两点。

在**盖默灵**的小酒馆里，孩子们正在参加生平第一次的圣餐礼……小型管乐队，女服务员端着蛋糕，一桌年老的客人想占她便宜……罗马古道，凯尔特土堤工事……我无法抑制自己澎湃的思绪。星期六下午，母亲带着孩子。嬉戏中的孩子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一定不是像电影里呈现的那样。这时候需要有一副望远镜。

这些都是新的经验，新的人生片段。刚才我站在一座桥上，脚下是通往奥宾的高速公路。以往当我在车里时，偶尔会看到有人站在桥上凝视着桥下的车流；现在我也成为桥上之人。第二杯啤酒已经作用到我的膝盖。一个男孩在两张桌子中间用绳子串起一块纸板做的牌子，绳子两头用胶带固定。那桌老客人大喊：“封路改道！”女服务员怒斥道：“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！”音乐再度高声响起。老客人们想看男孩把手伸到女服务员的裙底，但男孩没这个胆。

除非是在电影里，否则我不会把这一切当真。

我丝毫不在乎今天要睡在哪儿。一个穿着闪亮皮裤的男人往东面走去，而女服务员朝南大喊：“凯塔琳娜！”她手里那盘布丁搁在大腿的高度，那桌常客中有一个人附和着喊

道：“瓦伦特！”^❷逗乐了一整桌的人。隔壁桌旁坐着一个男人，我原以为他是个农夫，直到发现他围着一条绿色围裙，才知道他是老板。我醉意渐浓。附近一张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桌上摆满了咖啡杯、盘子和蛋糕，却没有人坐在那里。为什么没有人？德式椒盐面包上的粗盐让人兴奋。酒馆里的所有人突然都朝着一个方向望去，但那个方向空无一物。这几里路，我不觉得口渴，可是脚底却很烫，我的脑子好像不太对头了。我突然想起酒馆门口那个骨瘦如柴、坐轮椅的男人，但他不是瘫痪，只是患上了呆小症。一个被我忽略的妇女正推着他……牛轭上挂着灯……我在圣贝纳迪诺（San Bernardino）后方的雪地上，差点撞上一头麋鹿——谁能料到这里会有这么大一只野生动物？……山谷让我联想到鱒鱼……我想说，军队在前进，但他们疲惫了，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已经结束了。那个穿绿围裙的酒馆老板，低着头以极近的距离端详菜单，看来已经差不多瞎了。他干不了农活了。屋里的灯亮起，这意味着白昼即将逝去。一个穿着连帽厚夹克的孩子，低头丧气地夹在两个大人中间喝着可乐。献给乐队的掌声响起。“鸭子好，一切都好！”^❸老板在一片沉寂中说道。

❷ 凯塔琳娜·瓦伦特: Katharina Valente(1931年-), 生于巴黎, 是一名歌手、舞者、吉他演奏家和演员。

❸ 德国谚语“Ende gut, alles gut.”(结局好, 一切都好), 其中“Ende”(结局、结尾)与“Ente”(鸭子)谐音, 被餐饮业者拿来当双关语戏谑。

寒冷的室外有牛群走过，柏油马路中间的粪堆还冒着热气。两个女孩在路上溜旱冰。一只乌黑的猫。两个意大利人合力推着一个轮子。田野的气息强烈得令人窒息。一群乌鸦向东方飞去，太阳在它们背后落下。潮湿的田野和森林，步行的路人，牧羊犬嘴边的哈气。有人在田里焚烧报纸。距离**阿灵**还有五公里，我第一次对汽车感到恐惧。

那是什么声音？听起来像塔楼传来的钟声。暮色低沉，周遭一片朦胧。我在田间驻足，年轻的农民骑着摩托呼啸而过。右边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有许多车，看来足球赛还在进行着。我听见乌鸦的叫声，但有一个激昂的声音告诉我：千万不要抬头看！任它们叫去！别看，别把视线转移到上方！不，不要理那些乌鸦，让它们去吧！现在不要抬头望！

田野里有一只被雨淋得湿透的手套，拖拉机驶过的压痕里积着冰冷的水。骑摩托的少年们动作一致地奔向死亡。我脑海里浮现出尚未收割的萝卜，但我发誓此刻这里根本没有萝卜。一台巨大的拖拉机朝我驶来，威胁着要压倒我、碾平我，但是我没有逃跑，身旁一些白色泡沫塑料支撑了我。田野另一边的远处传来了人们谈话的声音。森林漆黑死寂。澄澈的明月悬挂在空中，向着南方。寂静中，一台单引擎小飞

机把握住最后的日暮时分，趁着黑暗还未降临匆忙降落。

当我迈步向前时，心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：黑暗的到来“遥遥无期日”^④。我脚下有一块被拔起的木制路标，橙黑两色相间，箭头标示往东北。树林边上，死气沉沉的人们带着狗在散步。我现在穿越的这个地区正狂犬病肆虐。如果我坐在天上那架无声飞行的飞机里，一个半钟头后就能抵达巴黎。是谁在那边砍柴？那是塔楼的钟声吗？……我得继续上路了。

人的长相变得与他们习惯搭乘的汽车愈发相似。军人在腐烂的树叶堆上歇息。我不禁想起“黑刺李”这个词，其实这里没有黑刺李，只有一个没了内胎的自行车轮躺在地上，上面涂着一颗红心。我经过一个弯道，从路面的车痕可以看出曾有不少车在这里迷路。一座军营般巨大的森林客栈一闪而过。一只壮如牛犊的狗想要攻击我，幸好这时大门突然打开，狗只好默默地走了进去。沙砾在脚下翻动，土地的律动变得清晰可辨。穿着超短裙的女孩正准备坐上小伙子的摩托。我与一家人擦身而过，听到他们唤其女儿为艾斯特。

前方是一片尚未收割的玉米地，玉米苍白色矗立在寒冬之中。没有风，却能听到沙沙的声响。这是一片名为死亡

^④ 德文原文为“Sankt-Nimmerleins-Tag”，原意为“圣诞老人来日无期”，指的是不存在、因此也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天。